

分類詳註百子金丹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大道清靜無欲

老子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道德經云：重為，道字，此注出許多，名曰，如，至，深，於，天。輕根靜為躁君。夫人神好靜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欲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人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于空，觀空亦空，無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真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實無所得，與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道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執，看之者，不名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是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此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徐奮鵬評

人心從太虛來。本清靜無欲。即天地萬物相通。一着於欲，則天地皆塵界。萬物皆塵景。此心不清靜，皆欲累之也。故得道只是復其原頭。天地萬物之心，欲復原心。只是遣欲。遣欲與吾儒克己之旨合。復原心與吾儒天下歸仁之旨合。

虛中妙用

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之先無車也，無車而後有車，是車生於無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室之用。器之先無器也，無器而後有器，是器生於無也。故有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馮具區評：天地生於無始，萬物成於太虛，從來有不能生有，無乃能生有，此是宇宙間自然妙道。

忘精神而超生

關尹子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曰：覓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蓋神未嘗有我。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入

荒天也亦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厚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郭在中評文始真人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此善言仙法者也蓋仙決無不死之身其所以久生者精神耳亦決無離生之法其所以超者亦精神耳然則堯舜孔顏以及我輩夫皆仙也而又何仙之有乎

神嘗自在

閻尹子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為我所畔夫習牛則獵獵夫習虎則勇猛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蜆蛭外蒸蠱毒癰則龜魚瘦則鼠蝱我豈為萬物天地萬物可為我我為天地萬物只是空虛相通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人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性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氣之所鼓因而有物然氣能合亦能散不聚不散者當思何氣故曰客湯若士評夫天下形有生死而神嘗在天地之間千聖萬賢之所以相傳者此心之神理也即仙人之所以為仙者亦非論形而論神也客去郵亭在之說妙矣哉

道化神速

譚子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忘即虛也不忘即有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乙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者也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踴躍跚跚切于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又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圓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可悲哉陳大士評老子之門談玄說空莊南華闢文始二家其最也秦漢而後若譚子者蓋亦窺其一斑而能創出為一家言而此段尤其最也

大鍊鉛丹

譚子

所有大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年大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者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

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脫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而百食何慮乎百日而一食

龍虎得道之神

譚子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湯犧者必召五帝之氣金木水火土之神為五帝何以湯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于外不如守之于內然後用之于外則無所不可

神金威大

譚子

猛虎行草木偃毒鵠怒土石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翼為之作大如仙于陸小人由是知鐵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拔益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益和之至也

長生秘訣

高子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耗形病神依氣位氣合神存修真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為車以氣為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

至道惟一心

璩子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一篇是去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真佳空忍一種平慢浪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達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既無言則亦無慮亦神無不通也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由求真惟須息見見者即心之想妄識也二見不住真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莫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舍萬象不見指應算有偏黨六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不二不信心言語遂斷

徐書鵬評

只是說一箇無心便合道在吾儒誦法孔子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試各參之

始終皆無

李寂子

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指訣。師曰。正位即空界。來本無物。言無無物即是空。空即是正位也。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即非空故曰偏位。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其宗。從上先德。惟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只一切皆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謂其涉于有象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畢趣。凝情望聖容。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須先識自宗。真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偏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且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徐文長評

近來儒者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道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當作是觀。但說義字更穩。

聖解惟盡常心

崇信子

師請居天皇寺。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言相教也。一句道盡天下文從此生。且生耳。皇曰。自爾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爾學茶來。吾

為爾接。爾行食矣。吾為爾及。爾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是示爾。行不與的意思。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言悟處便無想有思。

便非空也。師曰。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龍潭得道後。欲傳其旨于德

由宣鑒禪師。一日潭坐座。謂眾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道。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宣鑒將疏鈔。堆置潭

前潭舉火炬曰。窮諸玄辯。稍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德山宣鑒得道。上堂說法云。若也於已無事。則勿

妄求。而得亦非得也。爾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係念三途。業因暫爾。情

李卓吾評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中度禪師云。真常應不染。海納百川流。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此可以證

德山宣鑒後段所言之旨。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總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點。驚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

未了。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思量。即爾真心。此心爾塵鏡。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即佛。不得修治。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

處了。不可得。此可以參龍潭禪師前段所示之旨。

見內自得

龍安子

推一而通萬則事無非真此即吾道一貫之謂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本當推故無通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超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真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類無窮者謂之百千億化身見外境而迷者纏躑繞進居怨府蹈畏途觸禍機惛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踏青域棲天真養太和倏然自得董玄宰評須要在外境上見內境若執內境以馭外境亦成矯制不合真空此處須審

心即是佛

僧問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問在心何處師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問平常心是道否師曰擬向即乖問不擬爭是道師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如是妄記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問我欲參學何如師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虛空無有也誰人得聞爾自於此中可參問心戒傳經可參會否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是有是無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居傳而門也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碍問思而知慮而解是活計否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明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問日用應接多端本心焉得何如師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生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問惟有此身是以有此應變滅心須先滅身師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抵見鉗頭不見鑿頭錐方若是真會道者不然有眼視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總是清空二字耳問解脫之義何如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若要求解只是無縛真諦由問然則十方虛空是法身乎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乃作頌云青蘿實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沲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人心自閒時唐宗來問師師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何不顧師曰見佛不見天子帝曰佛在何處見曰見在心帝曰心在何處見曰世人物上見心道人心上見心上見心見心上無心之心是為真心真心是為真佛此語可為此段註脚

樹猿難靖

戴子

戴逵致書於禪師云禪師不遠瀟湘來儀汚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即創伽藍鑿巖安龕詎假聚沙成塔皆有異僧聚以為塔因山構死無勞布金賈地開山雲會袂似華陰華陰市人眾也法侶朋衡聚齋稷下齊稷下士所集處禪室晨興持芳杜若杜若香草也支提暮起漸入桃源香山梵響將玩嘯阮籍嘯而並發日殿妙音與稽琴稽琴善琴而等韻紫蓋負松仍歷上躡洪崖神井即登高木堪買山德邁同輩峯崇景行牆仍懸絕慧命酬戴先生書云貧道業識未清心塵多壅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惟是以淹留一丘竊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司於眺眺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力成樂奏之音也晝觀游魚聊造子二子莊子惠子共遊濠觀也華戶敞襟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

所歎騰尾鳥侵樹棲難靖勞想寄嶺南高僧建寺之所倦思難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雲。終切寡聞之歎。承問幽氣若蘭。清響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實撫膺生愧。

□□□□ 自古禪子逸興情高。而與文人墨士。翰藻往來之語。多所可誦。予最惡斥釋家。而其可採者。持此而已矣。

靜空即無心疾

鄒子

同寮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佗條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澹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人生之害。只是妄想二字。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懼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業。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愚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慾。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慾。此好色之之。二者之欲。網羅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靈障。若能遣之。則心火不生。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一月。其疾如失。□□□□ 苦海豈能溺人。只是人生自溺苦海。妄想即是海。覺心即是岸。真空寺僧此語。亦渡海而登岸之夜也。此僧殆亦得道者。胡為其名不傳。

遐遊于大

鶴林子

浮虛空以為家。森乎萬象之庭。養混沌以為子。游乎象帝之先。響九龍而駕素月。御八駿而凌紫煙。穆王馳八駿上挽天河于碧落。碧落天也下拽夜臺于黃泉。大顛今分心鞭白龍而過閼風。勒青牛而旅于閼。老子騎青牛出關鳴玉融之蕭兮。歌太極鼓雲和之瑟兮。王母瑤池宴鼓雲和之瑟舞胎仙登崑崙兮。訪軒后之金樞。軒皇有金樞經樓九嶷兮。覓舜娥之玉鈿。舜妃娥皇悲此心兮。秋雀此身兮。冬燿燿日月兮。煮琅璫。環聲雷電兮。驚萬丈。盡浮丘之背。拍洪岸之肩。喚漆園之夢。究塵死之禪。胸襟全易。物裁純乾。窮我爾兮。彭祖。彭祖後。為我友兮。偃佺。偃佺古。慰曲江之蒲。鞠苑陵之草。偷大有之桃。東方朔三偷王母之桃耕大華之蓮。以滄海為硯。命盤古而使之研。宇宮倉為碑。召億億而傳之。鐫契屢空兮。藥悟。一唯兮。杜鵑大道。

死兮裁皇泣不周崩兮女媧憐不周山崩天柱折女媧煉石補哀大禹兮足厥笑神農兮髮鬢雲瑤臺問王母以索笑寫金液顧閭老之乘微便帝座兮嚴陵嚴光加足于帝座據女星兮張翥張翥沒天河得緯綱錦令蜉蝣之裸何如知朝夕編蘭帶兮螭蛄之鳴誰延知春秋矣乎擊太古今戰蟻國休矣乎與造物兮下芝田澤見松崔自然長短桃姬樓鬼何有蟻研悲紅塵以思蛻蟄須彌于芥子指蒼漢以言歸故赤子于大千袁小修評歷言仙人之遊也皆異常之詞句句是寓言作看實看便呆

道人以無本為宗

秦子

余昔遊玉蜀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馬生乎盤石之上迴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童子即紫芝之神秦子乃設言以行文冰顏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之歎曰嘻道人者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畧夫德人以有本為宗德人者人謂吾儒也道人以無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于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老人又主童子之神亦是設言者適所何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于是子茫然自失私識其言□□□□童子老人之撰芝根松陰之設落想俱奇以芝之有葉生出德人之有本以芝之無根生平道人之無本而以老人松陰終之蓋有無終之歸空也文家奇技蓋至此乎

忠孝神仙

潘子

筠於人世間無所甚敬於古獨長孤竹君二子孤竹二子夷齊也而愛李翰林李翰林大白也於今則瓊海先生然先生知筠之面而已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筠少也賤父兄勉勸臨大咎筆俾為文章僅可成讀筠豈願誦習故牙博天于一官秋風黍離秋風黍離宋室之多事肉食者鄙筠以為君父之讐不報而求獨善非夫也故未弱冠來遊京師庶幾佐助明主攘除姦兇然後從赤松遊耳昔張良從赤松子遊赤松子仙人也時既不航萬念炭冷况離虛坎實逝者如斯猶隱忍未能酒濯其心筠亦有說益筠未能棄夫人間事也見筠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思食其肉而履處其皮也久矣故嘗午夜披髮仗劍敵刺臂血申盟於天曰四維上下十方三界有臣而不忠者臣願得而殺之有

子而不孝者。臣願得而殺之。潛心腦後。誓願飛行。木丹風秋。有淚如雨。誠欲修頑仙之術而後知耳。故飲酣騰。張目眦盡裂。嘗有詩曰。娶妻須聶隱。乳鬚要入肝。此續京人肝食之日。又曰。燕趙奇多士。我欲載酒遊邯鄲。燕幾一笑倘相遇。何處人間無白猿。誠不知其不可也。天巧其逢。遭遇先生。恭惟不捨慈悲。勉以大藥。此疇曩心。而尚持猶豫者。誠未忘夫人間事也。萬一可教。乞靈猶怕如其玄道浸遠。用志徒辛。即望早示鞭影。良馬見鞭影便走。苟不敏。尚能高卧壺公一黑石。壺公仙人也。下不至效田子春。呱呱兒女聲也。吁。苟亦人傑也哉。惟先生尚留意焉。

邱毛伯評

讀其文意氣激見有忠義之概。非徒溺志神仙者。抑忠孝即神仙也。

浮屠異教

張子

浮屠也。佛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人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吾儒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聖人則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漢明帝時入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也。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羈。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之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之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費以稽其弊。自古播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

萃天地山川之氣。生則為人。死則為神。中國有中國之人。則中國有中國之神。奚必取西方既死之人。入中國而神事之乎。

釋氏妄意天性

張子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新故得所。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天。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上下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莫知所從來也。

□□□□

誣天地日月為幻。妄此天地日月之所必刑也。故佛氏無後。今之學佛者。皆于天刑者也。

鬼神與論

上蔡子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謂祭祀之典禮。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

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見神惟在人而已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致死而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楊復所評**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見神人一道。生順者死安。事人忠者。事鬼享也。妙哉。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之語也。

釋氏兩端

鳳洲子

愚者徇跡智者厭跡。釋氏聚兩端而告之。其術足以愚愚者而智智者。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茅靡矣。

李卓吾評愚愚智智。見智愚者皆為釋氏所智愚也。若夫不智不愚。中庸之聖人。則釋氏茅靡矣。

真有真無真實真空

胡子

老氏既說無。道德經云無之以觀其竅有之以觀其妙。又說有者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所謂無者不能無。釋氏既說空。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又說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所謂空者不能空。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見道明白精切者也。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無說空。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為有。散則為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何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為實。無形體者為虛。理固無不虛也。老氏言有生于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不識此身如何生。言目無中生耶。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耶。夫生有生之理。不可無以死而歸真。將以生為不真耶。

蕭伯玉評辨得倒。難得倒。壓得倒。道釋祖師。想當割舌。自悔失言矣。

幻說類

舜無所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天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乎。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精聚意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委和自陰陽交。通言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承天生言。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身脫化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強陽言天地健動之氣也。又胡為得而有耶。**白聯芳評**一切以所有歸之天地。自是至理。自是實話。然必一切委之。是率天下于無用。流入苦空者也。此所以為幻也。若舜承問答之幻。乃寓言之常。君子不責也。

孔子問曰

孔子問于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疏瀹。開其滯塞也。澹雪而精神。澹雪。澹其舊習也。格擊而知。格擊。去其識應也。夫道有自然。難

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崖遠際也畧粗畧也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選于此者四枝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者其道與楊復所評傳言孔子問禮于老子未聞孔子為問道也莊子此語話頭人皆罪其侮聖愚謂蒙叟但借以供其奇幻之筆不如是不為奇詖諧之口小心自可原也

孔子求道多未得

莊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雖是放言但聖人空空之心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公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兩家原無此等問答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此莊子撰設之詞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黃葵陽評起處證幻後際却是至言賞其奇足宥其罪

來真遊

莊子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生之蘧蘧也蘧蘧草舍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謂為人所窺觀則必受人之垢責蓋以仁義自見于天下天下必多責備之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園不貸無出息也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來真之遊潘松雪評筆性詼奇自是天仙才子

姑射神人

莊子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太有逕庭遠隔之貌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吾以狂而不信乎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聾瞽之言正是女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考礪萬物以為一世斬作治字解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郭在中評 姑射神人指天也形容神人之妙見堯舜之上尚有一等神人也想莊生從堯則天句脫化來者奇變之極

爭娶賢女

湘夫人

纂主百

奇編
幻說類

1

風搖木貌也滿謂秋風

洞庭波下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搖相
水皮而對落客矣

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

與佳期兮夕張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寺參受茶具夕早西歸

張施憐憫與夫鳥何萃兮蘋中萃晉何為兮本上上而言本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夫鳥當集本蘋而言草中晉當在水中也沅有芷兮澧有蘭沅水之中有茂盛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

于眾草以興相夫人之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康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在山野而

朝延賢者當位尊
 而為漢隸者也
 馳余馬兮江皋
 夕濟兮西渚
 言自備堅駁不
 聞佳人兮呂余
 將騰駕兮偕逝
 屈原此居草澤
 思神念鬼寢壯
 有命召乎則願
 命駕騰馳而往
 不

偶
保
築室兮水中葦
之兮荷蓋
中記附神明
居處也
揜壁兮紫壇
以紫華室壇
累紫爲室壇
以所德
菊芳椒兮盛堂
于堂上
桂棟兮蘭橈
棟以桂木橈爲

也。辛夷合百草之花。攬兮終唐以作戶。屈兮無躬居原生遭濁世憂困極意欲隨從免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石蘭兮蕙草之。杜衡兮芳華之。

上言房以寶庭中更步聲聲扉門鄰而處然猶積聚累芳而以爲殿堂修飾備成行善彌高者也
言使九嶷之山神續然來迎
屈原投托相夫人其隣而處復迎之而去
窮困
丁州分注
若將遣

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時不可令聚得聊逍遙令容興

湯若士評 只將二女沈湘江。遂欲結室水中。與之為鄰。雖為自陳已志。然托物比興。歌意種種奇拔。

山鬼
屈子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蘿兮帶女蘿
子暗指君謂客方思山鬼走下兮失足
而宜乎多力思山鬼走下兮失足而宜乎
多力思山鬼走下兮失足而宜乎多力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蘿兮帶女蘿
子暗指君謂客方思山鬼走下兮失足
而宜乎多力思山鬼走下兮失足而宜乎
多力思山鬼走下兮失足而宜乎多力

美也二棟王也
余遺所思山鬼言修飾界
余遊幽篁兮冬不見天
山鬼言所處皆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
各斂維兮蜀後梁
所處既深其路阻洿又

表獨立今山之上
之山鬼言
獨立兮特立手
雪谷容兮而在下
看真冥兮鬼書
東風飄飄兮雲雨
言來出曉有德也或曰幽篁者竹林也此形美
猶行芝艸故來明巖修竹神也而

而雨以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
原自傷獨無有相與和者也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言已留宿懷予冀其還已心中
歸年歲晚曉將欲罷老雖當復
令我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

錦兮葛兮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求而求之終不可得但見山石
 磊磊草草蔓蔓故曰三秀三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
 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聞言懷
 時思念

山中人兮秀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爲修飾

去而憂
令狐氏也
南齊陽平王綽反。賈弼之曰：「吾嘗聞卿言，始知風蜩蟬吟，木蕭蕭。」
七音冥雅。嗚呼！風蜩蟬吟，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罹艱難，猶如思公子兮徒離憂不見，故遂

愁也
 吾君雖未忍逐離為饒所蔽而終不忘君也
 上君房田叔言已始以志行之清才能之高見珍愛于懷王已亦受慕懷王純忠效義昂終困于權不能使之開

神御

淮南子

昔者馮夷大丙二人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翫杳冥，馳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影，扶搖於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闔闔闔闔即天門也，鑰天門。未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助策利鋌，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電以為鞭，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流覽徧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

袁了凡評：此段之意，即易乘六龍以御天之謂。而借字借詞以形容大丈夫之心變化之妙，文極奇怪不凡。

真人之遊

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於抱，猶抱也矣。審乎無職職也，而不與物謀，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忘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遽然而來，遽然猶然，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惑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訓，訓猶道也。謂有道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以與于其間也。而物無能營，靡然而虛，脫也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竈，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積於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區之旁。忽區恍忽，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混之樸，而立至清之中。

李光垣評：淮南全學南華，如此段語語欲肖，但彼天生峻筆，此傍門而入，奇特起，終覺雲泥。

乘雲御氣

海瓊子

老聃官於柱下。老子為莊周，許遜宰于旌陽。旌陽令，梅福尉于南昌。南昌是時無以異于世人也。逮其精神內固，密行外克，隱化淪景。淪其化，躡飛登晨，駕鸞龍，召鸞雀，乘雲御氣，嘯風鞭霆，登崑崙，參重臺，則羣鸞若鷹，聚歛如鼠，殊不知其身羈樊籠而志在霄漢。噫，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籬下燕雀，徒自啾啾耳。

葉曾成評：取老莊之文，就老莊之意，以形容老莊之人，其文似其意，似其人亦似。

米真訪道

余將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輿即八方也采真訪道問冥冥而借空空庶幾完此微生余將謁至人尋雲芝覓石髓御風騎氣飄渺而遊隨歸而掩關耳目口鼻手足任造物者置我于何處曾不可為罣碍庶幾了此大事

王奎徵評任造物者致我于何處此言最真實最奇幻從莊子脫化得來者俗士不能也

帝都天所

觀海子

太虛為輿駕言而馳于帝都寓言之詞太玄為肆隨興而飲于天所榮矣哉匹夫之志數矣哉萬乘之居可以先天而生可以後天不死

萊曾成評宗老祖莊衙官屈宋方能下此數字每讀一片心爽神飛恍如騰躍天半

魍魎問影

應貞子

魍魎問于子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于學苞六義文兼百氏頗道家之秘言顧多也探釋部之幽旨既處恭于中饋又希慕于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見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淪異策妻之樂道殊鴻富之安貧宜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動暄氣于梅柳冰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愛釋疾怡神養壽何點爾無營自貽伊咎僕于是勃然而應曰子居于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圓于夏鼎夏禹刻鼎以鎮神名又著于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係日而生象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體以連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影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遣且余聞至道之精窮兮冥至道之極兮冥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評品不能惑喪之不以為喪得之不以為得子何乃怒余之不賞芳春責子之不貴華飾且吾之冰操異于智之業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于絕域之外長于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

徐大生評夫人之影亦魍魎也魍魎固不能以責影影亦何以答魍魎達乎此義則莫若兩相忘于形質之表雖然吾儒行不愧影斯可以祛魍魎不然則雖出自人門實已入于鬼域

妙境遊

紫陽子

白雲紫霄之外為常寂光國國有戒州禪那縣有無何有鄉設言境界只是鄉有涅槃里此中有空虛之殿解脫之樓真如之亭圓覺之宮神通廣大之堂其真人坐焉真人即天君也其中有菩提之園無相之園幽玄之洞功德之林其真人遊焉此中有慈心之江清淨之泉平

等之岸其真人涉焉真人之于此也安如海上三山洒如江心萬頃湛如春空白雲瑩如秋潭有月油如夏雲出峯皎如冬雪霏宇爽如桐間晚風爽如焦上曉雨蓋亦不知其此處為何如境此身是何如人此候是何如時也時有職視之吏司聽之臣掌味之使奔佚之羣雜然真人出遊之引心而出此言耳目口體真人覺而曰爾輩將欲使裁舍此而戾五蘊之山乎而泛六塵之海乎于是一麾慧劍斬此數人慧劍即真儒四勿真人如如然申然于涅槃盤無何有鄉戒州禪那縣常寂光國白雲紫霞之外

袁石公評若在儒學只是不着一物一句便是却造出許多玄言妙景真仙風道骨之文

名言名理類

天地無終始

莊子

冉有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也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日吾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子孫即太極圖四象成男成女之說總歸于無極也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已矣者言此終理不可知付之不論可也馮具區評莊生嘗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看來二氣之先聖人亦存而不論也蓋宇宙間固有一種不可思議不可擬議的道理此類是也

死生夢覺

瞿鴿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指凡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執利不違害不喜來不緣道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所聽焚也而明而止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胞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司法實一古落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編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若喪而不知歸者邪若喪是少年不知歸者嚴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古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園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顧涇陽評此莊生齊物論也其意以生死等之夢覺見宇宙之間往往來來生生不息總是一極循環何殊何分而役役貪生惜死乎此真是名理名言世俗之所不解者

若逸相襲

列子

周之尹氏大治屋。其不趨役者。侵晨昏而不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呻吟音呻。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勉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別。吾輩為僕。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呻吟呻吟音呻。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戚哀相襲。極哀生。故覺之所美惡。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王荆石評

此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愍于晝而逸于夜。尹氏榮于晝而辱于夜。理苟不同。未足相踰也。

能言不能行

列子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也。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欲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生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豈為不能言生術哉。

湯若士評

學者能言不能行。問者聞言即能行。見迷悟各在人。也。然取譬覺無甚妙處。特錄之以為人之不納言者規耳。

不見生死

庖人養蟹。遺一足機上。蟹上羹而遺足尚動。活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足之上。不見生。故不見死。

申瑤泉評

生死一氣耳。其間奇奇怪怪。殊殊絕絕。總是一氣聚散之異。惟與之相忘者。視之如一。

吾心可作萬物

關尹子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善灼龜者。能于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益。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拆。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神妙不測之謂道。惟神故靈。所謂滅情而明也。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建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